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bbsg@163.com

记事本

母亲的谚语

易裕厚

母亲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但爱讲谚语,而且张口即来。

在农村,靠天吃饭的日子多,自然对天气情况十分关注。但以前科技没这么发达,天气预报也没现在准确,只能收听广播才知道。有时没听到广播就得靠查看天色和经验的判断了。

温暖的春天,早上去上学时阳光明媚,母亲总是喊我带一把雨伞。我嘟着嘴,老大不乐意的样子。“春雨无晴,背伞过墙”,母亲说带把雨伞“有备无患”。放学后,天空飘起了小雨,看到其他同学站在学校门口不知所措,我得意地撑起雨伞,在雨中大摇大摆地向家走去。炎热的夏天,总渴盼能来一场及时雨降温。“燕子低飞,天将雨”“蚯蚓地上爬,雨点天上飘”“蚂蚁搬家,风雨交加”,母亲总是观察动物的表现来预言下雨的可能,有时还以“午前的雨,时间不长”“雷声雨小,横雷雨大”来估计着雨情。凉爽的秋天,“立秋下人欢乐,处暑下万人愁”,让我们对雨是既爱又愁。寒冷的冬天,母亲一句“霜前冷,雪后寒”“下雪不冷化雪冷”“大寒大寒,无风也寒”,追着喊我们添衣加裤。

“牛要耕,马要骑,孩子不教就调皮。”母亲总是教导我们要孝敬老人,上学放学碰到熟人时要喊人,打招呼,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有许多谚语,比如,为了孩子安全,她经常会说“日要归家,夜要落户”,要求我们没有经过允许不准在外面过夜;还经常提起“小时偷针,大来偷金”,告诫不要有小偷小摸的行为,有一次得知我悄悄摘了邻居家的几个桃子后,硬是抱着我到邻居家赔礼道歉。“学懒三日,学好三年”“让人一寸,得理一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许多处世的道理,至今我仍然熟记于心。

在外求学和工作,远离故土,母亲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总是对我牵挂和思念。每逢电话,每次回家,她总是叮嘱“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要坚守正直,管住自己的手脚,不要有贪念;“吃饭要让,干活要抢”,工作中要抢着干,不争做不事利;“做人要正派,做事要实在”“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丈”……这些朴素的语言,教我怎样处世做人,给我不断前行的力量。

母亲总是说自己不会讲大道理,但坚信那些“老话不会错”,还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一生为家庭操劳,为子女操心,自己勤劳肯干,勤俭节约,没有出过很远的门,也没有见过很大的世面,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善用谚语传递给子女们许多好的家风和传统习惯。

老舍说过:“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母亲虽然在二十二年前那个春天就已经安静地走了,但她给我讲过的这些“至理名言”仍然时刻在耳边响起,已融入我的血液,润泽我的人生,让我受益终生。



二排左三为班长王求林,右一为作者。

老照片

老班长

贺为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班50个同学作为工农兵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了文明古城长沙。大家相聚在岳麓山下的美丽校园,共同度过了3年美好的学习时光。

第一次开班会,大家互不相识,班主任老师介绍班干部时,坐在中排后面的一位中年男子站了起来。我回头望去,只见他高高的个儿,黝黑的脸膛,国字脸上镶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对剑眉显得十分威武。那态势足以震慑我们齐刷刷投向他的目光。他就是班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求林。由于他年纪比我们大了10多岁,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班长。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班长来自醴陵潘家冲铅锌矿,妻子是矿上子弟学校的教师,36岁的他已是3个孩子的爸爸。当然,我们听得更多的是老班长在矿里的逸事。听说老班长16岁就参加工作,在矿里任机修钳工,还以工代干当上了机修车间的主任。

老班长年纪虽然比我们大,但他总是以身作则,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严格管束我们这些调皮鬼,每天早晨6点就准时起床带我们出早操。他学习起来也很认真,由于基础差,所以总是虚心向读过高中的同学请教。有一次语文老师把我写的作文在班上读了一遍,下课后老班长就对我说:“你小子写文章还不错嘛!有时间教教我咯。”后来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讨论怎样写文章,而“你小子”三个字也成了老班长对我的专有称呼。

一晃10年过去了,当年的同学大多去了工厂和矿山,除了偶尔出差能见面一面,平日极少有联系。但我与老班长挺有缘份,他从潘家冲铅锌矿调到株洲水泥厂任工程师,从事液压传动研究,后来还当上了厂研究所所长。不久,我也从湘东铁矿矿务局调到株洲市广播电视台工作。同在一个城市,我会偶尔去看看老班长,聊聊天家常。

有次见面时,老班长提出想把当年的同学都找聚一聚,我知道这是他的心愿,决定试试看。回家后我把同学名录发到了网上,还附了说明和联系电话,期待着能有同学看见,可惜几乎没有反馈信息。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同学,老班长喜出望外,决定把找到的同学请来株洲聚会。虽是一次小聚会,但老班长看得很重,叫儿子买了聚会,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物。聚会那天,大家谈笑风生,回看青涩往事,忍不住开怀畅饮。宴席上,老班长又一次叮嘱我,尽量把同学都找齐,大家再聚一聚。

后来又陆续找到几个同学,包括在长沙工作的副班长立培。老班长见到我很高兴,临别时又再次叮嘱:“一定要把全班同学找齐,大家聚一次。”我点头应允,相约多找些同学后再聚会。同学春生在公安部门工作,经过他的努力,我们又找到了一部分同学。高兴之余,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班长,接电话的却是他儿子王平,他哽咽着告诉我,老班长在几个月前仙逝了,慌乱中竟忘了告诉我。听到这一噩耗,想起老班长的历历往事和他的再三叮嘱,我的眼泪簌然而下。没想到那次我和立培一起去看望他,竟成了最后诀别。

我知道,老班长是带着遗憾走的。为了实现他的遗愿,2017年10月,我们在长沙组织了第一次同学聚会。那时虽只找到20多个同学,但大家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儿、叙不完的家常,有的甚至抱头痛哭。我们又回到了亲爱的母校,漫步在学校的林荫大道,百感交集。为了老班长的嘱托,我们还在继续寻找同学,争取把班上健在的同学都找齐,以告慰老班长的在天之灵。



踢金岭汉文化街。



炮台山后山当年的平房。

赵雄/摄

踢金岭广场一角。

三

传说回心墩本是一块不知名的小平地,人烟稀少,地广人稀,少有人问津。当年刘伯温游历山水来到石峰山登高远眺时,被田心的风水和美景深深吸引,信手题词:田心墩、石峰山,滔滔江水向东南;若是有人葬此穴,胜过前朝状元。也恰恰是这首诗,引得许多后人寻踪觅迹。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乾隆皇帝了,传言乾隆当年游江南时专程来到田心墩,立于山岭高处俯瞰,见田心墩山水环绕,紫气东来,心旷神怡。当他下山时,在山坡上偶然踢了一脚,竟踢出一块金子,乾隆龙心大悦,赐名“踢金坡”,故此岭亦被人们称为“踢金岭”。2014年,炮台山在升级改造时发掘出了一座东汉古墓,将田心地区的历史追溯至2000年前,炮台山也更名为踢金岭。

改造后的踢金岭公园四季如春,鸟语花香。儿童乐园、健身设施、避雨长廊、电子阅览室一应俱全,厕所干净整洁,还有配套的直饮水设备。现代化的专业篮球场上,身姿矫健的阳光少年正围着篮板激烈拼抢。这里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更是老人们的锻炼和休闲的好去处,大家在这里练太极拳、跳广场舞、做健身操……

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眼里的田心也都各不相同。对我而言,踢金岭永远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记载着我的童年时光,也将继续记录着我的生活。我曾经认真想过,如果把那段曾经的往事讲给女儿听的话,她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呢?直到我真的将这段回忆讲述出来,才发现,情感可以跨越时光,而那些往事也将永远留在心底。

骑着自行车从厂里赶往家中。每当此时,我们这群小娃娃都会特别开心,因为亲爱的爸爸妈妈要回家了。

二

站在炮台山,美景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四季的景色却各有千秋。

每至阳春,炮台山鲜花遍地,芳草丛生。农历三月初三之际,我和哥哥会去炮台山附近采摘一些地菜回家,外婆将其洗净后做成地菜煮鸡蛋。地菜的清新、红糖的甘甜、鸡蛋的醇香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童年对美食最初的记忆。暑假来临,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趴在梧桐树荫笼罩着的环形矮墙上写暑假作业。翡翠般的大肚蝈蝈、长腿蚂蚱追逐嬉戏,捉着迷藏,偶尔还会调皮地跳到我们的作业本上。金秋时节,炮台山的树叶黄了,凉风拂过,落叶纷飞,洒向大地。放学路上拾一枚秋叶,夹入日记本,将金色的童年珍藏。年少的我常常在炮台山中央找一块空地,滚铁环、赛足球。入冬,冰雪覆盖下的炮台山,洁白一片,孩子们最爱在这里与父母打雪仗。

对我来说,炮台山还是收集故事的最佳场所,因为哥哥最爱在这里讲故事。那时哥哥也不过12岁,还是个半大的孩子,但已经看过不少书,记住了很多故事,在我们这些同龄人里,是绝对的孩子王。《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一个又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常常让我们这群小家伙听得入了迷。这些故事里,哥哥最爱讲的是《水浒传》,而大家最爱听的则是《武松打虎》,毕竟在孩子的眼里,能将老虎打死的人,勇敢又聪明,力气还超级大,绝对是个厉害的高手。

造晒谷坪,有利于稻谷的干燥通风,节省时间。我家的晒谷坪正处于这样一个佳处。这是一个有一定坡度的开平地,位于村后三四百米处,面积有七八亩,集中了村十多家人的晒谷坪。我家的晒谷坪面积在7、80平方米上下,略呈正方形,以碎石、水泥灌注而成。由于劳动强度大,小孩子体谅家里大人的辛苦,于是主动请缨,承担晒谷坪的任务。其实,这些稻谷放在晒谷坪上,除了鸟儿、老鼠损耗一些外,并不担心有坏分子在夜深人静、无人看守时搞破坏、行偷盗。小屁孩之所以要自告奋勇来晒谷,更重要的因素是借着晒谷的时机,好奇、好玩,小伙伴们一起来图个快乐、开心。

日没西山之后,太阳收住了它的光芒和炙热,家家户户也把稻谷收拢成堆了,用塑料薄膜覆盖,四周以石块或是砖头压实,防止风吹日晒。待夜幕降临,守夜的主角陆续到位,守夜的节目才算正式开幕了。经过一个白天的曝晒,即便太阳已然下山,但余热仍是强烈,一股股热流从地下冒出来,将人紧紧包围,感觉呼吸都困难,这时候的晒谷坪上压根不能落座。我们就从附近的沟渠打来冷水,洒在坪上降温。水泼洒在坪上,嗤嗤作响,一会儿便化作青烟不见了踪影,人踩在刚刚泼过水的地方,觉得愈发地热,像是水被烫开了一样。过不了一会儿,水洒处的深色,如此反复多次。

晒谷坪在侧方向是一片乱坟岗,大大小小的坟墓少说也有三四十座,埋葬着因生孩子难产死的、喝农药死

踢金岭位于田心,是包括周围的踢金岭广场、踢金岭公园、踢金岭汉文化街、踢金岭汉墓等在内的一片区域,因为距离我家不远,所以是我和家人常去的场所。但对于“踢金岭”这个名字,像我这种在田心生土长的人念起来总有些不舒服,毕竟从我记事开始,田心人都称其为“炮台山”。

一

听我爷爷说,“炮台山”的名字由来是和历史紧密相连的。这处高地地形十分险要,山顶平整开阔,四周曾修筑多个炮位工事和高射机枪射击壕。炮位工事是由土砖水泥筑成的环形矮墙,起着防弹和固定炮架的作用。高射机枪射击壕则是“丁”字形水泥坑,用来架设高射机枪。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炮台山是田心人不畏强敌,全民备战的见证,铭刻下了属于先辈、父辈们的红色记忆与热血荣光。

作为一名“80后”,我生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和平年代,炮台山虽然早已失去最初的作用,但却是我儿时时的游戏天地。由于外婆家住在这炮台山的旁边,每到放假都要去外婆家玩耍,便将这里视作是和小朋友开心玩耍的乐园。

小时候田心的高楼不多,我和小伙伴喜欢站在炮台山炮位工事矮墙上举目眺望,这样可以把整个田心尽收眼底。目光所及最远处,整齐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厂房和办公楼,我知道那里就是父母辛勤劳作的场所。近处的红砖平房和低矮楼房是厂里职工们的宿舍,每到下班时,伴随着广播里响起的风笛声,工人们

我说的守夜,有别于为逝者守灵、寄托哀思的习俗,也有别于年三十守岁、看春晚等压岁钱的习俗,而是我家农村对一种专门活动的专属称谓。

在每家每户把早稻稻谷从田间收回来之后,下一道工序便是晒干、入库,然后交了公粮,留下全家口粮。稻谷湿漉漉的从稻田中被担到晒谷坪上晒干,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工作,假若遇是连续晴天,三五天即可晒干,要是遇上阴雨时,那就不能保证这些稻谷何时能完全晒干了。晒谷坪的概念,即是把稻谷用鞋子一擦,谷粒壳肉完整分离,放在嘴里一嚼,嘎脆脆。从第一担谷子来到晒谷坪到最后担谷子晒干,时间往往要持续一周到十天。稻谷在晒谷坪上的这些日子,不管白天晚上都得有专人守护、管理。这项工作,白天一般是由妇女或是女孩承担,到了晚上,就非男人莫属了。于是我们把晚上守护、管理稻谷这项任务,叫做“守夜”。

那时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晒谷坪也成了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有的是一家一个晒谷坪,有的则是两家或是三家合用一个晒谷坪。晒谷坪,其实也不仅仅只用于晒稻谷,农家生产的花生、豆角、玉米、黄豆、红薯之类的,都在晒谷坪上晒。晒谷坪的时间持续最长,量最大,晒稻谷成了主要用途,故被大家称晒谷坪。打造晒谷坪是很有讲究的,这地方的选择可马虎不得,当阳、通风为首要考虑,符合这两个条件之处为最佳,意即这个地方从太阳出山直至太阳落岭,都能晒到太阳,360度无死角,而且要处于风口,风力大。在这样的地方打

踢金岭

庄天羽

旧事

守夜

刘文清